



葛萊泰嘉寶傳

凌鶴編記



GRETA GARBO



一  
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八日早晨，瑞典的斯托克荷姆(Stockholm)地方的公寓裏住着的葛斯泰芙蓀(Gustafsson)家中，誰都給一種新生的活氣所陶醉着。但是在五層樓大建築物中的其他人家，對於這一家所起的變化，並不何等注意。因為一個小孩兒的產生，對於人們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這一個可愛的小孩，便是現在大名鼎鼎的葛萊泰嘉寶(Greta Garbo)，這一點到

是他們當時不曾想到的，否則誰能忽視這偉大的姑娘之誕生呢？

這所大建築的所在地，不是一個整潔的區域。沒有高大的樹木，也沒有比較好的兒童遊戲場所，一般的兒童祇能在街頭嬉遊。可是當可愛的葛萊泰·葛斯泰芙蓀能夠和兄姊一道遊戲的時候，她並不愛和附近的兒童在一處玩。也許她對於自己的家庭非常愛好，所以她難得加入這種兒童隊伍的。

當她在小學校上學的時候，她也老是坐在棹子旁邊。她不大到運動場去，甚至於拍球也不是她所歡喜的事。她常是小囚犯似的守在牢獄似的課堂中。

當然，像這樣的生活，對於她並不何等適合，可是她對於歷

史課，份外的感到興趣，特別對於外國歷史，幾乎是身臨外國而幻想着當地的風光。

有一次當她和兄姊從學校歸家的途中，她突然偷偷的在一處劇場的門邊靜靜的立定了。她覺得這非常神祕；劇場，什麼是劇場呢？於是她悄悄的從一扇側門中跑了進去，她大胆的在更衣室以及舞台後各處看了一番。這裏的一切都引起了她的好奇心，這裏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於是她由於好奇而覺得羨慕。她在那時以前還不曾接近過這個世界，因此她對於那些能夠買票進場的人們不由的妒嫉起來了。

然而她的父母對於小孩子們是不許上劇場的，因為她們的年

紀太小，特別是要支出許多金錢更爲她的家庭經濟所不許。直到十二歲的時候，她才第一次走進劇場。從這一次起，她在演員的表演中忘記了自身單調的生活，甚而至於自己亦有走上舞台去的野心。

十四歲的時候，她便落在現實的慘痛的悲劇中了。原來是她的父親患了重病，不久便離開了人世。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的痛苦，頭一天她還能握着父親的手和他說話，可是第二天便不能和他再見了。

父親死後，她家裏自母親以至兒女，都沒有付房租吃飯的生活能力。於是她的母親葛斯泰芙孫夫人便教她的哥哥和姊姊從事

勞動，而她呢，年紀太輕，總還得到學校中去。然而她懂得她已經不是讀書的時候了，她常時爲着不能賺錢而着急。其後她得了母親的同意，在附近的理髮店裏找着工做了。因爲這時瑞典的理髮店都風行採用女子助手，所以她便在那裏拿剃頭刀拿熱手巾了。然而這決不是她愛好的工作，她總想做一點比較正當的事情。最後她說服了母親，她決定到一家百貨公司去應募了。

應募的第三天，她果然接着公司方面錄用的通知書，工作是婦人衣帽部的店員。從此她的學校生活便告終止。然而當時亦不免相當滿意，這比較在理髮店裏不是好得多嗎？

有一天，廣告部長爲了研究新式帽子的樣子到衣帽部來，他

教葛萊泰戴着各種的帽子給他看。這樣一來，她便引起了廣告部長的注意，原來她戴着帽子的姿勢十分美麗，於是給她拍了幾幀照片，以備作廣告之用。

其後這一公司預備攝製一本廣告電影，招請了一位製片家到店裏來揀選衣裳。當他看見了葛萊泰的照片的時候，不由的驚奇起來，他覺得這是一位最聰明的模特兒了。恰好這劇中還少一位女角，於是便選定這一個身材高大的少女。及至上鏡頭的時候，她又能完全依着製片家的意思而動作，於是便要求她在其他的影片中出演，然而這非在明年不能實行。那是一部宣傳瑞典文化的作品。



一九二二年，她爲了出演一部商業電影和某公司訂了合同。那是一部完全羅曼斯的影片，她所擔任的是北歐神話中的華爾基。於是她不僅是一個衣帽部的店員，而且變爲一個電影女優了。但是公司方面對於她的行動並不能同意，因爲那和本店完全無關。一個有用的宣傳員去給別人利用，到底是非常失算的事。所以她爲了自己的職業，便拒絕了電影公司的要求。

不消說，當時葛萊泰對於店員生活並不會感覺何等真實興趣。而且一個十六歲的姑娘，正是戲劇中高價的寶物。其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一位電影導演，那是當他帶了兩位女演員到她店裏來買帽子的時候。

這一天晚上，葛萊泰打一次電話給這位導演，請他允許明天下午去拜訪。當她在他面前談話，她一切的動作都能使他在她身上發現戲劇上的好感。所以毫不躊躇的排定她在「流浪者彼得」喜劇中擔任角色，而且訂了合同。然而因了時間和業務的關係，沒有方法使她完全從事電影，否則對於固定收入上便要發生危險。所以她終於和母親交涉幾次，決心從此從事於電影，而將店員辭掉。

然而其後她又有了新的信心了，這便是無論在舞台上或是在銀幕上，如想成就一個有名的俳優，那末對於表演技術，便得受着高深的教育了。關於這一點，她曾經和表演技術家佛蘭斯安瓦

(Frans Anvas) 談過多次。

佛蘭斯安瓦在幾次的談話中，他相信這一個美麗的姑娘的確是尊貴的原料品。同時他也知道她沒有錢請私人教授。可是她如有學習的機會，在她面前正展開着偉大的前途。所以他便勸她到皇家演劇學校中去受入學試驗了。

這一年的九月，她滿十七歲了，入學試驗便在八月舉行。若是這一次試驗能夠派司過去，那末她便是世界有名的演劇學校之學生了。那末對於少年時所憧憬着的舞台生活的幻夢，其實現之期也就不遠了。但是她得焦急的等着，萬一失敗了，她將怎麼辦呢？可是她有堅固的信心，她是不會失敗的。

試驗的日期終於到臨了，每一個同時受試驗的青年人都和她一樣，心驚胆戰的禁不住胸頭的跳躍。許多有名的評劇家，教師以及名優們在隨意談笑着，喊着她們的名字而決定她們的命運。等着喊到了她的號碼，忽然她的雙腳震顫得毫無氣力，她夢也似的走上了舞台，她脆弱的依着他們的命令而動作。當她走下了舞臺，立刻瘋狂似的跑回家去。她並不和母親談話，馬上躺在床上。她希望着，她幻想着，這一夜她簡直不會安睡。她虔誠的祈禱神明，她想只有上帝的恩德才能提拔她走進這所學校的大門。

第二天過去了，劇場方面沒有任何回信。

第三天也沒有消息。

正在她感受過重悲哀的時候，突然學校方面打了電話來，她被皇家戲劇學校錄取爲一九二二——二三，一九二三——二四年的學生了。

這個學校，不消說是不收學費的。但是一切零用費却是非常貴的。何況她既經是光榮的皇家學校之學生，那末自然非要幾件合禮的衣服不可。所以在經濟上她很費了不少心力。然而她在精神上到底非常愉快，而且對於學業也很用功。她感覺在她的生活中有着新生命的活躍。尤其是當她被選爲「契約學生」，在舞台上出演每月可得四十元的薪俸，更使她高興這種經濟上的幫助。

一九二三年之春，學校的主任教員葛斯達夫·莫蘭德 (Gies-

tave Morand) 介紹葛萊泰和一個電影導演莫利·斯特列 (Morie Stord) 氏認識。當時斯特列正在物色新進人才，以他的經驗和眼光，很容易知道她是一個有天才而易於訓練的女優。加之主任教員莫蘭德因為知道斯特列正在準備「葉斯達·伯利奴易傳」的攝製，相信這是在斯特列指導之下頂好的發展機會。

其後葛萊泰去拜訪過他幾次，她很興奮的談着她對於電影的熱望，而斯特列先生亦將她當做弟子似的熱忱的指導。又是幾天以後，她果然被選為「葉斯達·伯利奴易傳」(The story of Yester Bereluy) 中的伯爵夫人的角色了。同時她的朋友摩那·摩爾登生 (Molar Moldenson) 也在同一影片中擔任另一個配角。

當她決定要在「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中擔任一個最重要的角色的時候，這是葛萊泰自己的生涯中永遠不能磨滅的一個深刻的回憶。

但是當時她却沒有信心，於是她便跑到書店裏買了這本小說回來讀着。其後她便下了最大的決心，任是何等艱苦，也得擔任這個角色。這時候她不過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十七歲的少女。而且

像這樣頗有藝術真價的電影，自然和一般商業化的小型滑稽影片完全不同了。

正因為如此，她費了不少的時間和心力，很小心的研究劇本的內容，練習着每個重要的場面。當然，這個影片開拍的時間終於到了，葛萊泰化裝了，自己穿着 *Costume* 走到攝影場來。可是她突然覺得可怕起來了，當她被喚至鏡頭前面來的時候，她完全不能把握住她所要表演的情感來。

這時候名導演莫里斯特列便看出了她的心情，立刻命令攝影場的工作人員全部退出，只讓她和自己留着。他靜靜的守住她，隱身在角落裏的暗處，直到她有了十分勇氣的時候。不久，果然



她對於這一場面有了自信，於是這對於她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導演斯特朗氏，立刻將照明匠和攝影師喊了進來。幾分鐘以後，這一個光榮世界的女明星便在這一部影片中踏上銀幕之第一步了。

葛萊泰在拍戲的時候，並不像其他演員一樣的無謂的談笑。當她拍「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的時候，她完全將自己當做朵娜伯爵夫人，甚至於不能讓自己和朵娜伯爵夫人之間分別出來。因此，在拍戲的時候，當一個場面與另一場面之間，她老是遠遠的坐着，不和任何人談話。這樣一來，少不了其他演員們會嘲笑她是很高傲的。

然而，這些人們對於她說些什麼，葛萊泰自己當然是完全知

道的，她對於這些，却一概置之不理。她所關心的只有一件事，便是自己表演的成功。再說得明白一點，便是她並非爲了和別人閒談而跑到攝影場來的。

至於導演莫里斯特列，什麼時候他都相信葛萊泰·葛斯泰芙蓀確有偉大的才能，因爲這一位女郎正如他手中的粘土，這種粘土雖然在他極其微細的 touch 中也是非常敏銳的。那末這位姑娘對於這位偉大的導演家，不消說當然是十分信賴的了。

每天都是一樣，她將整個的自己深入在每一個鏡頭中，直到夜間，才心疲力竭的走向破舊的公寓中去。

這一部影片，足足的拍了一年，爲什麼呢？因爲劇的場面是

由夏到冬，有着很大的過程 (acale)，有許多場面，都不是完全靠佈景裝置可以攝製出來的。那末爲了要攝入大自然中的景物，自非等待季節的變換不可。

在這一影片的攝製中，導演莫利·斯特列不消說是懷着極大的野心，企圖成功一個最偉大的作品。果然，在這畫面中有着極其悲壯的場面——葛萊泰和她的愛人，(劇中人，拉爾斯漢桑飾)被飢餓的狼羣追逐着，而拚命的在冰上奔逃數里之遙，像這樣的 climax，真是銀幕上空前所未有畫面。他如大火焚燒農家的大悲劇場面，也是銀幕中少見的場面。當這影片正式上映之後，於是批評家都公認這是自有電影以來的最偉大的傑作。而且最使他們注

意的，便是這位當時無名女優的葛萊泰·葛斯泰芙蓀表演技巧的驚人。

這時候，斯特列和葛萊泰都發見了她姓「葛斯泰芙蓀」委實太長了，其後她看見電影院將自己的姓名在門前電飾起來是那樣難看，而且印在說明書上也是那樣長的一行，於是經過她和斯特列幾度各方面的考慮，便決定採用「嘉寶」了。

從此以後，女明星葛萊泰嘉寶便在這一部影片中初次和世界會面了。

這部影片完成之後，蜜司嘉寶爲了完成她的研究，又重新回到演劇學校去了。學校方面因爲在銀幕上有了良好的成績，而使

她一方面在學校繼續學業，一方面在皇家劇場中佔着重要的位置。可是嘉寶却沒有繼續學業的可能，因為斯特列氏又給她決定了第二個影片了。當然，這位導演先生很相信在自己的影畫中不能缺少嘉寶，而且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她最好的導師，於是便勸告嘉寶決心離開舞臺而獻身銀幕了。

然而有一個時期，嘉寶女士總以為莫利·斯特列先生是一個十分頑固得可怕的人，可是一度合作之後，却完全破除了這一信念，反而讚美她而遵守她的判斷力。而且她承認自己確沒有理由去離開這一位偉大的導演。於是她向學校方面要求解除皇家劇院的契約，從此她便委身給斯特列氏而專心一志的從事電影演劇

了。

以後她便和她的保護者一起到了柏林。

這是她永遠不會忘懷的光榮，當她在柏林受到狂熱的歡迎時，她簡直有些得意忘形了。關於這一節，她曾經說過：

「德國人的讚美別人，決不是讚美你個人，而是讚美你的才能和你的事業。他們讚美你的，因為你是一個藝術家，然而對於你個人是不會感覺興趣的。至於在銀幕或舞台之外的你個人的生活，那完全是你本身的事情罷了。」

當她停留在柏林的時候，她和斯特列氏差不多常在一起。不過有時當斯特列氏有事去了的時候，她便獨個兒到街上去閒散

着，在樹蔭濃重的人行道上，看看櫥窗中所陳列着的貨物，這對於她是很感覺興趣的。她很感謝柏林人對待她是如此的親切。她想：「我能夠在這個大都會中住着，這是何等幸福的一回事啊！」

很久以前，導演斯特列氏早想以「康斯坦齊諾布」為背景拍一部影片，及後真的給他在柏林找着了一位願意實現這個計劃的資本家。於是決定嘉寶擔任主角，助演者為安那漢生（Anna Hanson）（他以後到了好萊塢，不幸因汽車出事而死於非命。），嘉寶立刻預備着旅行的衣服和皮箱，準備去冒一下險。

當她登上了開往康斯坦齊諾布的火車的時候，她很疑惑這不是在做夢麼？在這世界之中，自己真的是最幸福的姑娘嗎？因為

她想到自身已是這一部尙未開拍的偉大的影片中的主角，而這有名的導演又是自己的保護者，現在是擔任着大作品中的主角而到外國去旅行。於是她相信今後葛萊泰芙蓀姑娘的生活是生動的，充實的，決不是單調的。感傷的陰影將從此消失，今後將變做一個新的女性了。她即刻想到自己就會充分發揮着自己的才能和魅力而在銀幕上給人們要稱頌爲大明星了。

直到如今，她還不能忘懷那時期她在那康斯坦齊諾布神祕的街道中那些美滿的回憶。

在那時候，她很有機會在街上自由的遊玩着，因爲斯特列氏還不能滿意那原有的劇本，所以有好些地方，必須親自去刪改；



工作還不能開始，她便很可以毫無拘束的出外去散步。有一天，她想買一些禮物寄給母親，於是她便在她一家洋貨店前逗留着。忽然看見一個托爾哥人從她面前經過，於是她一時好奇心動，很想知道這種人到底是住在什麼地方的，便尾隨着這個男人走去。可是這個托爾哥人並不向家裏走去，老是在街上穿來穿去。直到黃昏，嘉寶跟着他走得心疲力竭，才懶懶的回到寓所中去。

有兩次瑞典公使館要請她去參與歡迎宴會，可是她爲了不願意和那些來自祖國的人們周旋，終於不會出席。

同時她也不和男主角安那漢生一同外出，爲的是他爲了劇情的需要蓄着厚的鬍鬚。

此後，劇本改好了，攝製開始了，導演對於自己工作固然十分熱情，同時演員們亦因着這奇異而美麗的風景，感受到十二分的興奮。可是忽然柏林的錢不寄來了，斯特列發去的電報也得不到着回音。爲了時間關係，斯特列先生不得不在聖誕節前夜搭車回柏林。當然，許多演員都不能不在這裏度過那淒涼的聖誕節。可是蜜司嘉寶也便不覺得寂寞，因爲這神祕的都會裏的任何事物，都能引起她的興趣的。

幾天以後，斯特列氏歸自柏林，帶來了一個悲哀的消息；便是該影片の後援者意外的破產了。於是這一隊電影從業員，便不能不因之解散而各自回國去。

但是斯特列還有他的計劃，在柏林又攝製了一部影片。及後，斯特列爲了她又在另一部影片中給她安置了一個角色。同時，她也學習了相當的德語，對於導演所說的話，她已可以了解，而且德國的電影場生活也並不惡劣，於是她便長住在柏林，從事另一部影片的攝製。

這是葛萊泰嘉寶第二次現身銀幕，但是並不像「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那樣哄動一時。

以後斯特列氏便不再導演電影了，然而嘉寶却從此有了經驗。也許直到現在，這一位導演先生，她還是時常想念着的。



三

正在這時候，好萊塢米高梅公司(Metro-Goldwyn Mayer)的製片部主任魯易斯·B·梅耶(Ruice B. Mayer)，到歐洲來物色新的人材。當他看了「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之後，他便發現了這一位天才導演了。他竭誠佩服他的導演手腕。於是他便決心請他到好萊塢去，將他介紹給美國銀幕。

同時對於這一作品中的男主角拉爾斯·漢桑(Lalce Hanson)的

表演技能，亦深深打動了這一位製片部主任的心情，所以也想聘到好萊塢去。

但是拉爾斯·漢桑當時並沒有整個的置身銀幕，他是斯托克荷姆的皇家劇場最紅的演員，他不過是暫時的現身銀幕，所以無論好萊塢能給他極高的薪金，對於他也是不能誘惑的了。

然而莫利·斯特列氏對於梅耶氏的邀請却很感覺興趣。因為他知道，就電影的製作方面，好萊塢確遠在歐洲之上。同時他那同為導演的他的好友維克突·西愛斯托列姆在美國已經成名。於是他便決心到好萊塢去。可是有一個附帶的條件，那便是將他的被保護者葛萊泰·嘉寶一同帶到好萊塢去，出演自己所導演的作

品。

但是在梅耶方面，對於葛萊泰·嘉寶確沒有特殊的興味。而且她容貌並不是怎樣的好，即在歐洲也沒有什麼大的聲譽，所以她的將來完全在未知之數。在好萊塢找這種才能的女優，真是多得無數的。

但是斯特列將她從學校中領了出來，本來說定了要她在自己的影片中出演的，因為他完全相信她將來一定是一個大明星，所以 he 固執着；若是葛萊泰嘉寶不能同去，他便不到好萊塢去的。

從此，這一位年青的姑娘又準備着離開柏林而到美國去了。

葛萊泰的母親葛斯泰芙蓀夫人對於女兒的成功，當然是十分

期望的。可是當女兒停留在柏林的時候，她已經是無限的擔心着，現在又要遠去美國，什麼時候回來也不能一定，這對於她真是難堪的痛苦了。新大陸的美洲，對於她真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似的。

但是葛萊泰芙蓀夫人也十分懂得，自己女兒所要做的事，她無論如何也是沒法阻止的。最後她想到今生今世恐怕再沒有和女兒會面的機會了吧？於是這位老母親便不由的悲哀落淚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某日的早晨，嘉寶立在開往紐約的「多洛托尼奴易荷姆號」輪船的甲板上，眺望着波濤起伏的海面，深深的感覺天地之偉大，自身落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而沉醉着了。她獨自



一人在甲板上來往徘徊，她豫想着自己的前程，有如這展開在她眼前的水一樣的無邊無際。

自北洋渡過大西洋，凡九日，她睡在甲板上的長椅上，仰望着黑夜的星空。她回味着過去，幻想着將來。她迴避了一切的人們，她私自祈禱着幸福與和平。當輪船在紐約進口的時候，葛萊泰和其他的乘客一樣，對着那屹立天空的自由女神行着敬禮。這幾天船中的生活，倒是在她的生涯中最快樂而且最幸福的時期。

可是在紐約上陸以後，這位幸福的女郎却大大的失望了。當她在船上幻想的時候，她以為像這樣的大都會中，一定有寬廣的馬路，而那些排列在 Avenue 兩旁的青葱的大樹，也必然是令人

歡喜的，然而當她上岸的那一天，却偏生是紐約最熱的夏日。馬路上的柏油在烈日之下溶解了，沉重的空氣給濃厚的煤烟薰得更加穢濁。這對於在北歐生長的葛萊泰·嘉寶真是說不出的難堪。

斯特列氏在紐約不能不進行自己的事業，爲了事實的必要，他在未來好萊塢之前便製造了一部影片。在這時候，嘉寶只得藏身在旅館中。

在八月的太陽之下，這大都市中，簡直很少尋求快樂的機會。她沒有勇氣外出，她只好浸在滿盛着冷水的浴盆中；有如從北海捉來的人魚現在被鎖閉在外國的動物園中一樣。而且她聽說好萊塢更永遠是太陽之國；像這樣下去，將來怎樣生活呢？於是

她感覺到莫大的恐怖了。

然而一到傍晚的時候，保護人斯特列氏却照例的回來了，於是便同嘉寶女士同去看戲。但是他們二人都不懂得英語，僅能從演員的動作上去揣測劇情，當然這是十分可笑的事。

直至九月，斯特列終於實行向好萊塢出發了。

由紐約到好萊塢的旅程中，嘉寶又有一番熱情的幻想。而最使她覺得高興的，便是那冷風吹揚的沙漠之夜。她想好萊塢該不是那樣熱得悶人的吧。

當他們到了羅斯·安鳩斯(好萊塢車站)的時候，他們接受了熱烈的歡迎。這些都是米高梅公司派來的。嘉寶自火車上下來的

時候，她抱着一束金雞菊，這時候許多攝影師，都將攝影機移向她的面前。從這一天起，嘉寶女士便不能逃脫宣傳者的糾纏了。

這時莫利·斯特列的老友維克突·西愛斯托列姆 Victor Silb  
tolsen 住在山達·莫尼加。他邀請斯特列氏和蜜司嘉寶也住到山達·莫尼加去。因為他們都是瑞典人，對於海岸非常愛好，的確，那種自海面吹來的潮氣，對於他們是特別的適宜。

她在好萊塢見識一番之後，斯特列和嘉寶便被領到山達·莫尼加來了。斯特列在海邊租了一幢小屋，僱了一個瑞典籍的女僕。而嘉寶却在一所磚築的公寓中租了一間小房。那裏到海濱只有很短的一點路程。

加利福尼亞州的太陽，果然是正如想像中的那般毒辣，然而一般的氣候，到也並不十分難受。自寓所中出來，不消三分鐘便可達到海岸。於是她在砂洲上，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夠不被人妨害的自由的散步，這對於她真是再好沒有的了。她所出演的影片，還沒有立刻開始的必要，於是她便很認真的學習英語。三個月以後，她便開始浸浴在水銀燈下了。

然而這時候米高梅公司的人們，對於這位斯特列帶來的女優都沒有好的感覺。當她剛到好萊塢的時候，米高梅對於她便有狂熱的評判。什麼「這樣大的身材」哪，什麼「這樣的女人能夠演電影嗎？」真是議論紛紛，熱鬧得很。其實，直到那時為止，像

這樣魁梧的女性，在銀幕上的確很少成功。而小身材的女人到很風行一時的。可是這時候的葛萊泰·嘉寶却是五呎六吋的身長，百三十五磅的體重，真是大手大足，和男人一樣寬肩闊背的。所以好萊塢的人們都以爲像這樣的女人要上膠片，確是十分爲難的。

於是葛萊泰·嘉寶實行試演了。

事實上是如此，一個女優在未決定擔任某一角色之前，一定要經過一次試演。以爲這樣可以決定她將來的成績。於是嘉寶的面部便依照專家的意見而化裝起來，頭髮亦給理髮匠整理着，穿起合身的衣裳，使用着各種的角度給她攝影，並且教她表演各種

的姿態來了。

經過一度考察之後，米高梅公司當局，對於她並不發生一點興趣，而認為是一個沒有魅力的女郎。

可是這時候莫利·斯特列却很生氣了。他大聲的說：

「你們這些笨傢伙！看罷，等我來教她試演。」

當然，斯特列費盡苦心的注意着她的美點，而教照相的人用浮彫的方法將她的美點照出來，然後教她很自然地走動着。這樣一來，果然米高梅的幹部們，多半認為她也許能夠擔當「激流 (The Torrent)」中的女主角的。

本來，斯特列氏和蜜司嘉寶到好萊塢來是有條件的，便是斯

特別導演嘉寶，而嘉寶也是除斯特列之外不接受任何導演。可是實際上這「激流」的導演，却不是斯特列而是芒達·伯爾（Monta Bell）。於是爲了嘉寶不懂英語起見，便教一個瑞典的孩子，將導演的命令給她作口頭的翻譯。

不消說，這時的嘉寶真有莫大的悲哀。很顯然的，這一次在好萊塢初次出演，是否能夠成功呢？她一點也沒有把握。而且拍戲又多在夜間，使她不堪於這長時間的勞動。同時對於導演的話又完全不懂，要她在許多陌生人的視線之下表演，簡直使她不能繼續下去。於是她十分絕望，她幾次的想停止工作，但是因爲斯特列的勸告和鼓勵，她終於繼續下去。



這樣在絕望，不安，與希望的錯綜的情緒之中，日復一日的度過，直至「激流」的攝製終止。

然而不久，米高梅公司便發現葛萊泰·嘉寶有着特殊的成績，甚至於他們相信這一位無名的女優將來現身銀幕，一定可以博得好評的。

其後「激流」在比華利畢斯附近的一個小電影院中試映了，於是斯特列和嘉寶在誰也不注意的機會中走進了戲院。當他們退出的時候，銀幕上還不會映着 $\square \square \square$ ，所以到底誰也沒有看見他們。

及至映完之後，攝影師，佈景師，演員們以至導演都波濤似

的自戲院中瀉了出來，不約而同的都稱讚這一位女主角確是一鳴驚人的新進明星。

「激流」沒有經過何等宣傳，便在紐約的 Capitol 影戲院開映了。於是這大都會的電影批評家，都給這一位新生的妖姬的魅力所攝服。第二天，新聞紙上，自然都輝耀着這葛萊泰·嘉寶的大名了。於是觀衆們都驚慕着這個新進明星而擁到劇場中去，嘉寶女士便在一夜之間便捲起了全美人的注意。

雖然「激流」在她不過是偶然的成功，可是對於給觀衆已給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她在銀幕上有一種神祕的魔力，無論男女都給這魔力所征服。

其後她又擔當了「明眸之罪」的主角，導演爲斯特列氏。但是自試演以至演出，斯特列又和其他從業員衝突了。他十分生氣

的說：

「他們並不依照我的製作方法，這是他們的錯誤，既是這樣，他們爲什麼要請我到這裏來呢？」

關於他的言詞，有一位瑞典的攝影者最能接受。斯特列是不受任何人之干涉的。可是事實上他受着好萊塢人們的非難。他的英語非常貧弱，當十分興奮而又不能用英語完全道出的時候，便夾雜瑞典語大聲叫喊。在鏡頭之前本來應當說「Go!」的時候，他却說出「Stop!」了。於是他氣急了，滿口說着瑞典話而坐在椅子

上。演員們也不謹慎的大聲的笑了出來。這樣，他的作品當然不能繼續下去，他放棄了這一部影片的攝製。此後還是普列特·尼布羅（Pret Rebro）繼續着他的工作而將這一部影片導演完竣的。

就在這個時光，女記者麗娜，開始去訪問葛萊泰嘉寶，企圖採取她的談話作為宣傳的資料。

然而實際上米高梅公司的宣傳部早已感覺棘手，因為這一位奇妙的歐洲姑娘，對於她自身的一切，常是穩重的守着秘密，所以宣傳部對於她幾乎是一點也不知道。於是這時候宣傳部的人們，只好苦笑着說：「難道這是一個忘懷了自身一切的姑娘嗎？」

也許有一個時候，她會親自叩着宣傳部的房門，而請求我們給她記載她的韻事的吧。」

但是，這一女記者的丈夫，却是瑞典人，因着他的翻譯，於是她們便得以互相談話了。

這是在米高梅古舊的宣傳部的房間中，寬背的強於自信的葛萊泰嘉寶終於來了。

她全無造作的穿着日常的便服，她的眼睛隱藏在蓋着前額的綠色帽子的陰影中，但不久她便將帽子除下了。她那爲了演劇而染色的頭髮，長長的披在肩上。僅就外表看來，不過是一個很平庸的女性，然而她却是今日世界上最有名的女優。

她最能惹人注意的便是那對眼睛。白的部份像水晶般的清瑩，而藍的部份却是深邃的澄清。同時她那層重而且黑的睫毛，上面的接觸着眉毛，下面的也可刺着兩頰。像這樣的睫毛，真是她奇異的特徵。

## 四

葛萊泰嘉寶終於說話了：

「真的，斯特列先生就這樣告休了，確是我極大的悲哀哩。」她坐在椅子上，低着頭不住的撫摩着中指上的指環。她那柔靱而寬大的嘴唇，在嘆氣的時候似乎有點兒震顫。她繼續着說：

「演劇要用翻譯，真是一樁麻煩的事。……這裏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個攝影場，這麼大的。旁的地方也是這

樣嗎？

「……爲什麼你們諸位都是這樣性急的呢？在我們瑞典，誰也不大急。記得我們攝製『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的時候，我們簡直繼續了好幾個月。我們要攝製冬天的場面，一定要等到冬天；夏天的外景，也一定要等待明年夏天的到臨。可是這裏怎樣呢？幾個星期便要做成一部片子。關於這件事，我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在這裏你們都教我扮演壞角色，其實我倒很想做一次好女人的戲哩。」

當她初到美國的時候，她只會說很少的幾句英語，可是現在



她却能說着很正確的英語了。她的發音很低，所以「Very」讀成「Ver」，「Must」便讀成「Muse」。每當無事的時候，她便爲好勝心所驅使而極力學習英語。她的Accent的確具有極大的魅力。其後她又接着說：

「我的母親很不願意我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當我準備來美國的時候，她說：『在一年之內你一定要回來的哩。』……要我生懷鄉病，那到是沒有的事，不過沒有工夫回去到是真的。」

其後她又用瑞典話談着關於美國菜和瑞典菜一類的話。又說加利福尼亞熱得非常悶人，對於她自己的寒國，頗有眷戀的意味。

「我看你們美國人都是非常幸福的。可是爲什麼你們永遠都是這樣快樂的呢？至於我，却不能什麼時候都快樂。固然，有的時候，我也覺着幸福，但是有些時候，我却快樂不起來。當我生氣的時候，我皮氣非常的壞，差不多每次都是一樣，我閉着房門，說話也懶得開口。」

從此以後，好萊塢的人們，都以爲她是「閉着房門，說話也懶得開口」的人了，一般給她的魔力所征服的人們，都開始覺得這是新進明星中最神祕的一個。差不多不能在公衆的場所看到她。她在製片場的咖啡店裏吃着簡便的食物，不拍戲的時候，她便回到公寓裏閉門獨坐。也有人問她爲什麼不和其他的明星一樣

，去走動走動，僱用幾個僕人而把生活過得比較舒服的呢？她回答說：

「我只要一張床和幾個椅子桌子就夠了，其他我什麼東西也不需要。」

的確，嘉寶沒有一個用人。吃飯的時候，差不多總和莫利斯·特列先生一道。其實能和她在一道的也只有斯特列一個人。

可是自斯特列難於和米高梅合作而跑到拉斯基攝影場去了之後，她們二人之間的關係，也就無形中斷了。同時她和米高梅又訂了新合同。事實上現在米高梅所需要的是嘉寶而不是莫利·斯特列了。

「明眸之罪」公映以後，葛萊泰嘉寶受着了比「激流」更熱烈的讚美。她在畫面上是那般狂烈的熱情，她以不可思議的力而成就了她所獨有的美。從此以後，她獲得大明星的聲譽了。

但是據她自己說，她是不懂得什麼叫做表演技術的。也許她是將自己當做了劇中的人物的原故。所以會獲得這種意外的效果。

在「明眸罪人」(Flesh and Devil)之後，米高梅很快的便爲她準備了「肉體與情魔」。助演者是約翰·吉爾勃(John Gilbert)；在這時候約翰·吉爾勃在銀幕上正是最有聲譽的英雄。社會上關於他的好評，乃是用不着我來介紹的。他是典型的美國人，他是

銀幕上的大情人。在美國青年男女的記憶中，他是永遠不被忘懷的。所以這一次嘉寶和吉爾勃合演，對於一般的影迷們，的確引起很大的興趣。

約翰也是生於貧窮之家，母親是農村中的勞働者，所以他也不能不在舞台上過着淒苦的生活。他曾離婚二次，在愛情上他受過極大的刺激。要他在銀幕上表現出熱情，當然不是一件難事。

「肉體與情魔」開拍之後，在好些場面中，這一對青年男女的自身也捲入了熱情的浪潮中了。本來兩個都是不相認識的人，但是不到一會便大家沉醉在熱烈的擁抱之中。正因為她們在銀幕的戀愛是如此逼真，於是好萊塢的人們在她們之間便發現了一種祕

密。

「肉體與情魔」的導演認爲這是銀幕上的戀愛的最真切者，他說：「她們的戀愛，有如將自己隱藏在薔薇色的雲彩中，她們以爲這是可以不致被人們發現的，其實這究竟是不能逃過人們眼睛的。她們正在這樣熱烈的生活着。」

的確，吉爾勃的熱情，將嘉寶自孤靜的心境中拔救了出來。她受着吉爾勃的熱情的燃燒，她的心靈已經不能再完全屬於自己而引起了極大的振盪。有一天，拍戲已經完畢，葛萊泰嘉寶照例是立刻走回寓所，但是這一天却突然例外，她居然和約翰吉爾勃一道吃飯去了。不僅是如此，而且還陪着約翰走回他的新居。不

消說，吉爾勃對於這一位神祕的女郎當然是盛情的招待。

從此以後，據好萊塢的傳說，她和他當然是更加接近了。她脫了鞋子在他家裏閒坐，每當閒暇的時候，便在他家裏很不客氣的度着很長的時日。她和他一同游泳，她乘着他的小船到加達利加海灣追逐着清流。

這樣看來，約翰對於這位瑞典女郎懷着充實的熱情，乃是毫無疑義的了。然而他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談話而已。他說：

「嘉寶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她有時像惡魔似的給我受氣，但一會兒她又運用着她那極大的魔力。她有時候拒絕到攝影場去，她不願工作的時候便不工作，她覺得自己表演不出的時候

便不演劇。但是當她站在鏡頭前面的時候，却是一股魔力，她又能夠發展着她的才能了。

「有的時候她像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兒似的純真，可是一到第二天，她却變成什麼都懂得的不可思議的女性。她的個性，直到現在我還是莫測高深。」

當她們二人在熱愛的時候，莫利斯特列先生正在派拉蒙導演「印勃拉飯店」(Impera Hotel)。據說，斯特列在工作時間中，從來不接見任何賓客。這對於嘉寶，當然也不會例外。正因為如此，嘉寶便趁着他忙碌的中間而和吉爾勃嬉遊。可是等到斯特列這一部作品完竣之後，吉爾勃和嘉寶之間，已不像從前那般親密



了。

果然，「肉體與情魔」完成之後，約翰便趁着休假期中，很匆忙的上紐約去。於是爲什麼他和嘉寶的戀愛不能圓滿結果的問題便成爲好萊塢最有興趣的新聞了。最後終於有一個新聞記者，不客氣的問吉爾勃說：

「嘉寶不愛你了嗎？」

可是吉爾勃能回答的是：

「她是一個怪癖的姑娘。我和她不過是兩個好朋友罷了。」

其後「肉體與情魔」公映了，自然又是哄動一時。戲院裏擠滿了觀衆，誰都要在這新作品中得着新的滿足。

恰好在這時候，約翰·吉爾勃歸自紐約，於是好萊塢的多事者少不了又傳說着他買了華貴的結婚禮服回來，不久便要與嘉寶結婚的話。然而這終於是謠傳而已。

「肉體與情魔」公映以後，嘉寶要求米高梅給她增加薪俸。她知道得非常清楚，米高梅因着這一影片增進不少的利潤，而自已正是公司中最賺錢的明星。於是她決定假使公司不給她加薪，她便不應允下次的出演。但是她並不和其他的演員一樣直接向公司提出要求，她祇是靜靜的待在家裏而等候着公司當局的意見，這樣，她一直七個月不出演電影，而且傳說着她要回瑞典去了。

然而米高梅到底不得放棄嘉寶，她的回國，對於公司方面自

然是極大的損失，於是她和米高梅締結了新的合同，而這個消息，對於好萊塢好像是地震似的立刻傳遍了全城，甚至於喜歡若狂的呼着「女王萬歲！」

不久，米高梅又發展了嘉寶主演的「安娜·加列利亞」Anna Karain 的消息，當然影迷們每天等候着「肉體與情魔」的人妖的新作品的開映。

然而當這新片開拍的時候，嘉寶却不滿意她所飾的劇中人的服裝，但最後終於解決了。的確，嘉寶因着特殊身材的關係，她的服裝常是充滿了外國情調，而在美國都是不大通行的。因為這樣，所以米高梅的服裝部，也就不能不感覺極端困難了。



五

每當拍戲的時候，葛萊泰·嘉寶常比別人遲到。有幾次是導演，攝影師及其他燈光等匠人們，都準備着而等着拍戲，可是她還不到，於是等着她的人們，自然不免要大發脾氣：

「擺什麼架子？到現在還不來，我們回去！」

但是嘉寶的遲到，決不是自負過重，而是要她抖擻精神來拍戲，的確不是容易的一回事。她的身體常比別人畏冷，所以什麼

時候，她總是疲倦的。在攝影場中，每當一個場面拍好，而另一個場面尚在佈置的時候，她常是將厚厚的皮衣包裹着自己的身體。

誰都知道，嘉寶是害着貧血症的。而且爲了怕肥胖起來，常是嚴格的減少食物，於是不健康的身體更加瘦弱了。有一個刻毒的新聞記者說：

「她的血裏面沒有赤血球的。雖然她那睜不開的眼睛很有魔力，可是那不過是病人的目光罷了。以貧血爲資本的女人，這世界上恐怕只有她一個人吧。」

葛萊泰爲了身體的疲乏，在「安娜·克利斯脫」(Anna Chisti)

(Miss G.) 的攝製中曾有過六星期的休憩。在最後的五星期中，她儘可能的到海邊去呼吸新鮮空氣，實行日光浴，飲食富有滋養的食物。從此以後，她的體重突然增加十五磅，很歡喜的再現身於攝影場。可是一般人都以為這一位妖媚的女郎從此消失了那種嬌媚無力的美了。

因為拍戲的再開始，於是嘉寶和吉爾勃的戀愛的場面，又重新活躍着熱情的氣分了。

然而不久，嘉寶因為新契約的締結而不斷的勞動，以致不堪於疾病的糾纏。當然戀愛亦使她痛苦，同時又因為莫利·斯列列先生的好萊塢很難於繼續立足而決心回國，因為他那外國風味的

導演術並不能與美國人的感情融洽的原故，所以她便想和斯特列一同回瑞典去。因為斯特列在未來美國之前，曾經以帶她到好萊塢而成爲他和米高梅訂合同的主要條件，現在她爲了感謝他的盛情，自非和他一道回去不可。然而世界的 Spot-light 都照在她臉上掃射，葛萊泰已經是世界的名優了。她怎能居然回國呢？

其後 M. G. M. 終於發表了下次的影片，吉爾勃沒有和嘉寶合演可能的消息了。爲的是公司方面恐怕在這影片未拍完之前，她和他爲了自身的 Love affair 的熱情，以致發生攝製上的困難。於是和嘉寶同國籍的斯託克荷姆的紅俳優名萊爾斯漢生的，却決定和葛萊泰合演「神女」(The Divine Woman)。這一位角色就是



「葉斯達·伯利奴易別傳」中的男主角，而是她生平懷念的人。

在以巴黎之街為背景影片的攝製中，女記者珀爾姆玻易又探訪了關於嘉寶的談話。在這記事中有如下的記載：

「你不到我的公寓中去坐一會兒嗎？」嘉寶說着便領着我（女記者自稱）向她家裏走去。「這個屋子可不是太小了麼？不過也請進去罷。」

「嘉寶在不拍戲的時候，常是將自己關閉在貝殼似的小屋子中。不必說，在她的房間中自然是化妝臺上擺滿了白粉，lip stick（棒狀口紅），以及 rouge（法產口紅之一種）等化粧品。大鏡子的周圍裝滿了電燈泡。另一方的壁上掛滿了她那當時穿着的

衣裳。下首有一只長椅，這是嘉寶躺着休憩的。現在，她在那椅子上坐下來，她將眼皮合上，她那長長的睫毛，不住的瞬動着。她將金色的頭髮向後撫弄，由着頸頸的動顫而閃着美麗的波紋。雖然是短時間的休憩，到底使嘉寶增長精神不少。於是我想趁此機會來詢問她是否打算和吉爾勃結婚，可是我只能提着美國男性的一般的說來。

「果然她將雙手組合着抱着自己的膝部說：『我老實告訴你罷，只有一個美國男人合我的脾胃，他便是吉爾勃。我和吉爾勃之間，當然有許多事值得記載，然而那也僅限於友誼方面。我從來就沒有想到結婚這回事。工作是我生活的全部，其他一切，我

都不曾計較。

「但是我認爲約翰·吉爾勃的確是一個最有骨氣的男性，他是一個真正的紳士，……我和他同演電影，我覺得十分快樂。他是一個大藝術家，他提高我的情緒，他和我一同使我自己向前開展。我和他所演的每一個場面中，我覺得我並不是在演劇，而是獲得了自身生活上的情感。」

萊爾斯·漢生與其妻（他爲瑞典舞台名優），當漢生和嘉寶共同出演電影的時候，他們是常常和嘉寶會面的，然而雖在瑞典，嘉寶仍然是愛好孤獨，不大和朋友來往。

有許多友人，和嘉寶住得很近，可是她也是簡直不和他們談話。只有一次她出席了漢生的早餐，因為他只招請幾個最親密的瑞典人的原故。

「嘉寶在瑞典演舞台劇的時候，便沒有朋友的交際。」漢生夫人說：「據我們所知道的，她將整個的身心都獻給了斯特列的偉大的友情。假如說嘉寶總應該有一個朋友的話，恐怕只有莫利·斯特列了吧。」

正在這時候，又有許多關於嘉寶之精神分析的文章發表。據精神分析家說；她是一個過於偏僻的典型人物。也就是將自身脫離人世而置身於自身的想像與夢寐中的人物。所以必然的會成爲

一個離開朋友的厭世者了。假如在中古時代，這種女人應當變爲尼姑而到修道院裏去的。嘉寶便是這一典型的女性。所以她必然的是憂鬱的愛好孤獨的了。這決不是後天的關係，而是有生以來便帶來了這種癖性。

然而她必須將自己獻給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的一切，對於她都是好的。也就是說，這個男人對於她便是一所修道院了。幾年以前，她將自己獻給了莫利·斯特列氏，所以她現在總不願和約翰·吉爾勃住在一道。

但是，約翰·吉爾勃究竟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常有許多朋友在她的周圍，可以說他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這樣當然不免

要受着嘉寶強硬的反對。於是彼此爭論着，其後是吉爾勃有幾星期不會看見嘉寶。

「神女」拍完之後，在畫面上，嘉寶扮着可愛的法國少女而與一兵士情人接吻。既然這個兵士沒有吉爾勃的靈感，當然嘉寶也就不能發揮出那種魔力了。

不久，康拉特·納易格爾被選為嘉寶新作品「神祕的夫人」(The Mysterious Lady)的男主角，在這一作品中，她扮着一個使男性陷於破滅的俄國奸細。雖然這不是如何熱情的影片，然而觀眾仍然無厭足要求着她的作品。

其後，米高梅又決了嘉寶主演「多戀之女」，這是以馬克·

亞連的小說「綠帽子」改編的。公司方面爲了適應觀衆的需要，於是又決定約翰飾她的愛人了。這也是她和他最後合演的一部電影。

這一部電影，固然在嘉寶的演出中，有着熱情充溢的場面，然而却不是那種異國情調的女性，她已經轉變了那種新的作風。她畫面上固然和吉爾勃都熱烈的展開着戀愛的熱情，然而在這時候，她們的內在生活，却臨到了重大的危機。嘉寶的表演技術，固然是臻於完美的境地，可是她和吉爾勃的戀愛，却已近於終局。於是一般好事者對於她倆的戀愛關係不像以前那般有興趣了。

「多戀之女」完成之後，接上是「野蘭花」(Wild Orchide)的攝製。助演者為瑞典青年俳優尼爾斯·亞斯特爾 Nels Arstel。當時公司方面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消息，說是等着這部影片完成之後，大概嘉寶要暫時回到瑞典去。於是好萊塢便謠傳着這是嘉寶最後一部的作品了。

同時，當時有聲電影已在開始勃興，於是一般的報紙上都指摘嘉寶的發音(Accent)；也許這便是她引退的理由之一。而且事實上也有許許多外國俳優爲了有聲電影的問題而離開美國銀幕，即如伊密爾·詹甯斯(Emill Jannings)便因此自動歸德。

至於嘉寶的英語，純爲瑞典發音，這是舉世皆知的事情，而且誰都相信她是不易於改變過來的。



## 六

當嘉寶出發斯托克荷姆的前數日，女記者珀爾姆玻易又去訪問過她。那是在「野蘭花」的場面中。她在她丈夫（劇中人）的船室中。夜。丈夫和平的安睡着。她在床上不斷的動顫。於是她穿着繡着蘭花的睡衣離開寢床，而裹着身體走向室外去。這一個場面經過幾次的試演終於上了鏡頭，於是她便向珀爾姆身邊走來。

「等一會兒那個床上便要大大的騷亂起來。這時候我可以休

憩一會兒。」她說着，很疲倦的在窗邊的長椅子上坐下來。

「哎呀！真是累死了。」她懶懶的說：「老實說，這一部電影，在我回瑞典之前，我真是不願意出演的。我爲了想趕回瑞典去過聖誕節，所以我得去買些東西，可是攝影場却偏不允許。」

這時偌大的攝影場中很是寒冷，誰都覺得受不住，可是她却穿着綃薄的絹衣，而且說「一些也不冷嘞！」於此可知，她這時候貧血症已完全痊癒，同時爲了去瑞典過聖誕節，當然也很興奮。

「你知道嗎？瑞典的聖誕節那真是有味兒哩。滿地都是雪。

……我在好萊塢住了這麼久，這裏的一切，我都很滿意，可是

我對於瑞典的雪却更加歡喜囉！」

珀爾姆玻易很讚美她的英語說得漂亮，當然她也很高興，她說：

「我的發音還可以嗎？就使演有聲電影也可以過得去吧？」  
在語氣中多少總還有點擔心。

葛萊泰是決心要出演有聲電影的，她自己說，這次到瑞典去，不久便要回來。其實她那發音的糾正，對於她並不是何等難事，只消再努力一下，便和美國人完全一樣了。

其後她們又談到斯特列了，嘉寶說：自他回去以後，使她對於出演電影失却興味，而且在病床苦了好幾個月。她很悲哀的

說：

『我的成功，完全是斯特列給我的喇，假如不是爲了他，我真不會留在這裏哩。』

自從密司珀爾姆玻易從嘉寶這裏探訪了消息的第三日，嘉寶便接着一通自瑞典拍來的悲哀的電報。這便是莫利·斯特列的死訊。當她讀着這電報的時候，正是她因拍戲而疲憊而坐着休息的時候，可是她立刻倒在地上了，面孔上染着青灰。其後她醒轉來了，無論什麼東西對於她都是不能了解，而沉重的向門邊走去。雖然她不必就因此自殺，可是當時便雙手抱着腦袋而哭了出來。最後她還是極力的走回寓所去。

幾天以後，嘉寶便和好萊塢分離而用着假姓名上了火車。到了紐約以後，她悄悄的走進一家旅館，原來這便是四年前她和斯特列氏第一次在美國所住的旅館。

當她乘着克尼斯荷姆號渡往瑞典的時候，在這船上瑞典皇太子的從兄弟柏爾納篤伯爵也帶着他的美國藉的夫人回到瑞典去。當然，嘉寶是沒有可能而隱藏着不和他們見面的，而且不能拒絕和皇太子的弟弟布寧司西克華德跳舞。四年以前，嘉寶在故鄉還是不知名的平凡的少女，而現在却是富譽同歸的在回到故鄉的途中而和皇家的人們伴舞起來了。

當這郵船到了哥登布克的時候，便會着了她的母親葛斯泰芙蓀夫人，斯溫哥哥，幼年的女友蜜蜜波拉克（即龍登夫人），以及龍登氏諸人。嘉寶很熱情教攝影師龍登氏給她們攝影；當她和母親接吻以及在晚餐時舉着香檳爲母親祝壽的時候，這些照片在瑞典的報紙中都登載了出來。

葛斯泰芙蓀夫人原是住在偏僻地方，但是爲了要使嘉寶和劇場，商店，熱鬧的生活接近，便在加北爾易街租了幾間華麗的公寓。而且在這房子的附近，如好萊塢有名的人物，俳優拉爾斯漢生，導演維克特·雷斯托列姆也住在那兒。

不久嘉寶便被人們發現了。和在好萊塢或紐約時完全一樣，

這個明星給與人們無限的興奮。自朝至夜，她家裏的電話常是不住的響着。然而這打電話來的，都是平日不相識的人們。

這真是一樁十分麻煩的事件，假如她想在街上走走而不致惹起別人的注意的話。於是她只得蟄伏着而不敢到自己所要去的地方走動走動。其實她真沒有想到自己會受着故鄉的如此歡迎，於是她覺得這次的回鄉也不能讓她盡情的快樂了。

每天都有新聞記者跑來，可是她所回答的是：「我是爲休息而回來的，可是我沒有想到這裏也是這麼麻煩的啊！」有一天，一個女僕輕輕告訴她說；門口有兩個年輕的女記者在哭泣着，不肯回去，說是一定要嘉寶和她見見面，但是她仍然堅決的拒絕

了。

然而正因為這樣，於是一般的記者都對她不滿。

有幾次，約翰吉爾勃曾由好萊塢打過電話來，可是通話不全，很少有重要的談話，但是給報館一聽到這種消息，於是在報紙上大為登載。並且還有不能出口的惡評；多半是她如何驕傲自大，對於崇拜她的國人是如何冷淡等。但是其實在好萊塢何嘗又不是如此，任是如何，她都沉默着不置解答。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會兒她又回到好萊塢去了。當她回國的時候，她很巧妙的逃避了新聞記者的訪問，可是這一次，一般報紙却不能不注意她的動靜了。但是嘉寶還是不肯給與



他們一個機會，她囑咐她的女僕說：「假如有誰來打聽動身日期的話，無論何時都告訴說是已經動身了。」於是這位忠誠的女僕，老是這麼一句話：「嘉寶小姐，今天已經動身了啦！」這樣一來，每天都有記者白白的跑到輪船碼頭去。

但是，真正動身的日期終於到了。雖然母親以下的諸人都覺得十分不安，但是嘉寶終於特別祕密的坐着火車向哥登布克進發了。到了哥登布克以後，自然又少不了要受歡迎者的包圍，幸而有來送行的蘇蓮蓀給她應付過去。可是因此報紙上對於她的攻擊也就更加利害。其後終於與蘇蓮蓀揮淚泣別的上了克尼斯荷姆號郵船，遠遠望着蘇蓮蓀佇立在人羣中揚着手巾，直至淡遠的消滅

無踪。一切的人都離開了她，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人，孤伶伶的在大海中漂泊。然而當她第一次到美國去的時候怎樣呢？不是有莫利斯特列先生盡力的保護她麼？——一想到這裏，她又禁不住要十分悲痛起來。她現在深切的感受孤獨。故鄉的快樂，終於不能久留，而她所要去的地方，又是那個日夜騷擾的好萊塢。原來她的一生，就是這樣孤獨，永遠孤獨的。

七

葛萊泰嘉寶究竟那一天該回好萊塢來？誰也不會知道。祇是在不知不覺的中間，她又在紐約神祕的出現了。但是她僅僅是和「PHOTOPLAY」的主筆吃了一餐飯，便悄悄的乘上了向好萊塢前去的火車。那末知道了這一消息的好萊塢的人們，自然都蜂湧到火車站來歡迎。但是嘉寶正懂得這種情形，在距好萊塢還有六十五英哩的車站下了車。剛好那裏停着一部漂亮的汽車，她便坐

着這汽車向好萊塢進發。

原來這一部汽車正是約翰吉爾勃爲了迎接她而開來的，這樣看來，約翰到底是嘉寶不能忘懷的戀人了。當然，久別重逢的他們，而今正在汽車中親切的談着，這對於舟車勞頓的嘉寶，也許又會重新感着人間的快樂了。

但是這一次她並不回到從前住的山達莫尼卡的公寓中去，而就隨便住在畢華利·比斯旅館中。但是誰也不曾在這旅館附近發現過她。至於旅館中的大食堂她更是不到，她常是在自己房裏吃吃了事。於是少不了好萊塢又有種種謠傳，說是她和約翰十分要好，所以很不容易見面了。

像這些事，不過是人們的笑話而已，可是嘉寶自身，却覺得十分難堪。這種精神上的苦痛，使她不能繼續在這旅館中安居下去，不久便立刻遷居。

從此葛萊泰嘉寶便不知下落了。

嘉寶從旅館中搬走了，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可是她究竟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却沒有人知道。甚至於她的信件都是由別人轉交的。從此便實現了她那難於實現的避難了。

其後，米高梅發表了嘉寶新作品「開船之朝」的製作消息。其他諸演員的 *Cast* 亦同時發表；主要助演者為她的本國人尼爾斯·亞斯忒。於是這二位同一語言的男女，便很快的親密起來。

有的時候，他們一同到亞羅埃德湖邊玩去。

所謂亞羅埃德湖，是在山布爾那德易附近的山中。這是雪水  
泛溢的大湖，有的時候自山上流下許多雪塊，可是這裏的冷水却  
灌溉着山下的農場。

這是非常美麗的湖塘，在那人工的湖岸上，滿是葱茂的松  
林。在這叢林深樹中，有遊戲場，有商店，甚至於還有跳舞蹈場。  
而且爲了許多不倦於遊的人們建築了大的旅館。在湖之對岸，深  
密的叢林中有着美麗的小屋，客人們可以坐着小的遊艇渡過去。  
這正是嘉寶所最喜悅的地方。

她在小屋中住宿，她在松林中假寐，她在靜的湖面中浮着小

舟，細聽那蘭漿款乃的柔聲。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她居高臨下，眺望着蒼蒼的茫色。就是這樣，她心胸感受着恬靜的快樂，這種快樂抓住了她柔順的心情。

因為如此，尼爾斯·亞斯忒與嘉寶之間，自然是十分接近。然而關於這點，好萊塢的人們却並不覺得稀奇，為的是她和他在瑞典的時候，便是親密的好友，所以誰來注意別人的友誼的發展呢？

再過不久，嘉寶便和二三十人一道到加拉利島去拍「開船之朝」的外景去了。

從好萊塢到加拉利島約有兩小時的路程，清而且靜的海水浸

潤着兩岸，是一個頂好的海水浴場，而且也很適宜釣魚。在這水之深處，浮起一個像神話上的小島，儼然是嘉寶一行最好的休憩所。

拍戲終結以後，許多演員們爲了尋求娛樂，都跑到西華朗小市鎮中去了。那裏有劇場，有跳舞場，也有着高大的旅館。一到晚上，乘着小船在湖上浮遊，可看到美麗的水光魚影。但是嘉寶却很歡喜加拉利島的風光，當然她並不是曾想起亞華朗的享樂生活，而是因爲那裏有清靜的海風包圍在她的周圍。

她有恬靜的心情，她約同少數的幾個同伴在海面駕着小舟。她們盡情的遊戲，她們天真的歡笑，她們忘懷了現實世界。



這一方面嘉寶盡情的陶醉於天然圖畫之中，而另一方面約翰吉爾勃却和愛娜克麗亞自紐約回到了好萊塢。有一天報紙的第一面登着一則驚人的記事，說是約翰和愛娜坐飛機到拉斯列加斯湖結婚去了。但是好萊塢的人們都相信不會和神祕女郎嘉寶以外的女性結婚的，而事實勝於雄辯，現在一切都已成爲事實。

有某新聞記者問吉爾勃說：

「你們爲什麼要出去結婚呢？」

「這個理由很簡單，」他說：「因爲在好萊塢結婚我們還得等待兩三日，可是我却不能等下去了。」

嘉寶在加拉利島已經有好幾天不看報紙，所以關於約翰和愛

娜的戀愛，她一點也不知道。同時不久以前她和約翰曾經口角一次，於是她便決心不和他第二次見面了。

她執着報紙坐在甲板上，她爲着這消息使她沉浸在憂愁的苦海中。但是她始終能制止自己的悲哀，她想；

「約翰吉爾勃能夠如此幸福，我不應當爲他祝福嗎？哦！……」

可是約翰的結婚，有些人們又不免說了許多與她有關的謔言；說是約翰拋棄她了，說是她已經失戀了，關於這些，都教她十分難堪。然而若想制止這些謔言，她知道那是完全沒有辦法的，她唯一所能做到的，僅僅是比以前更加潔身自愛，將自己的

生活，更加單純化起來。於是她覺得非有一個家不可。但是直到那時爲止，她並不會有一幢自己佔有的房子。而且她對於住屋有着幾個條件；第一必須是清靜而一點也不吵鬧的地方，第二必須是小小的一幢；祇消兩個房間便夠了，一間是她自己的寢室；一間給女僕居住。至於客廳對於她是沒有用的，因爲她根本就沒有招待客人的必需。那末她還需要在庭園中有一個浴池；因爲她很歡喜每天游泳；特別是當她知道了加拉利島的海水浴的滋味之後。因爲有了這些打算，於是她每天都散步到很遠的地方去，以求實現她的理想。其後她在隔旅館稍遠的地方找着了，而且認爲很滿意，不久便遷了過去。

這一幢屋子是好萊塢附近的靜寂的所在，一幢很精緻的小房子。約翰吉爾勃的家便在下首的一個小山上。

那是紅色的屋頂，牆面上滿生着蒼蒼的籐蔓，很有一種西班牙的風味，正面的窗前，排列着青葱的灌木，還有許多美麗的薔薇。一到夏天，便完全隱藏在翠茂的樹蔭中。可惜的是兩鄰都有二層樓的高屋。然而嘉寶並不和鄰居來往，所以她對於這個屋子也就很滿足了。

這時候，嘉寶認識了一對瑞典的少年夫妻，她很感激這諾寧夫婦對於她的照應。於是她便請了他們到自己家裏來住。這是和嘉寶度共同生活的第一人。

嘉寶和諾寧夫婦的生活，是一九二九年三月開始的。但是誰也不知道她是在這裏住家，因為表面上是諾甯夫婦的住所。

嘉寶將一切的家庭瑣事都交給諾甯夫婦，她和他們計劃，每月的支出，最高不能超過百元。當然諾甯夫婦也是更節省的實行，起初的兩個月，祇用了八十五元。於是嘉寶想更加經濟一點。然而據諾甯說：嘉寶歡喜吃瑞典風味的菜食，所以美國的食品原料多不合用，而必須購買高價的外國輸入品。可是嘉寶雖知道要經濟，然而這一點却完全不懂得。因為這樣，有時候在月底決算的時候，却超出了二十五元，因此嘉寶和諾甯夫婦之間鬧着金錢上的喜劇。所以有人說嘉寶對於金錢很冷淡，也許是不大可

靠的。那末她所以厭煩交際，又何常不是爲金錢打算呢？

這時候，嘉寶仍然是不常出外，自己要買的東西都托付克絲塔芙（諾甯夫人）。她每禮拜交給諾甯夫人五十元，替她購買鞋襪藥品，雜誌等物品。

八

每當閒着無事的時候，嘉寶第一愛好的事便是洗澡。特別是早晨起來以後，洗澡更是她一天中最主要的第一課。其後便是讀報紙。

同時，她有種癖好，那便對於貓的偏愛。和人們對於其他的動物一樣，她嘗要求着各種特殊種類的貓種。在她，即如最可愛的賓登種類的貓，不過是極平常的罷了。

嘉寶到攝影場工作的時候，也不愛和別人一道吃飯。她常是坐在自己的化妝室裏，吃着由自己家裏帶來的冷食。像一星期二十元的職業婦人一樣，很樂意吃着紙包中的飯食。

假如說洗澡是她最大的癖性的話，那麼騎馬和步行也是她的習慣之一。但是你若教她一個人走到很遠的地方吧，她却不敢，爲的是怕無賴的男人和她難堪。她時常和男人一樣，穿着馬裝，戴着打鳥帽，騎着馬在外面跑。散步的時候，常在行人稀少的雨天。所以她又有着雨的愛好。每當大雨滂沱之後，她全身濡濕的歸來，立刻便鑽下浴盆，然後睡到床上去。她對於水的感情，好像海之深處的人魚一樣，簡直是沒有水便不能生活似的。



好萊塢的人們，常說這一位女妖常是通夜不睡，認爲這便是她的神祕之處。然而事實上她並不是失眠或是感覺春色惱人，而是爲了學業上的用功，常在二三點鐘的時候坐起來，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讀書。關於她的讀本，有瑞典文，德文及英文的各種。特別是英語，她更是拚命的學習。這便是不睡的原因了。

她自搬入新屋的數星期之後，也曾招待過幾個朋友。其中有一個是第一次來訪的，是尼爾斯亞斯忒。這是和她在「開船之朝」一片中共同工作時認識的。其後嘉寶也受過他幾次招待，有時候在晚餐之後談話到幾小時之久。

在亞斯忒之後來訪的，是英國名星約翰·羅達夫婦。據嘉寶

說他們二人都能以德語講話。原來嘉寶對於不能聽懂瑞典語的客人，常是以德語傳達的。

嘉寶認識羅達夫婦是在詹寧斯的招待會中。原來羅達和詹寧斯·喬其是有歷史的朋友。當她被介紹給羅達夫婦的時候，她開始對羅達夫人有着好感。羅達是德國人，所以說着德語，而羅達自己的德語也是非常流暢了。羅達夫婦對於詹寧斯夫婦知道得非常清楚，而詹寧斯夫婦和他們的女兒盧德也是嘉寶極好的朋友。因為嘉寶和羅達的遇合，於是詹寧斯夫婦和其他的歐洲友人都先後到好萊塢來了。就是當時在歐洲電影界最負盛名的傑克·浮埃德 Jack Faid 也和米高梅訂了合同而導演電影。

浮埃德有一個自己編製的電影劇「吻」(The Kiss)。這個劇本，埃密爾·詹寧斯以爲對於嘉寶最爲適合，同時浮埃德亦很同意。由來嘉寶對於她自己所出演的劇本總有不少的意見，可是據埃密爾和傑克的觀察，假如她讀了，一定認爲是最好的理想中的作品。

不久，米高梅果然決定嘉寶主演「吻」了。導演爲傑克·浮埃德。

當「吻」決定攝製之後，嘉寶對於這一工作十分喜悅，可以說是和導演莫利·斯特列合作時同樣的氣分。因爲她對於劇本的內容，覺得是非常深刻的作品，同時她相信浮埃德是真正的天才

導演。

但是這中間却發生了最難於解決的問題，便是嘉寶的對手男主角非常不易選擇。因為劇中需要一個能夠駕馭嘉寶的男性。嘉寶戀着他，但決不能弱於她而使觀衆覺着可笑。

「吻」的故事是以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戀愛糾紛爲題材的。不消說，那個女人便是嘉寶擔任。因着丈夫的被殺，嘉寶以殺夫的嫌疑而出現於法庭。其中有一個名康拉德·納格爾者，爲她的「最名譽的戀人」，在劇中是和她同等重要的角色。他年青，他是她熱戀於夢寐中的男性。所以，這個角色給誰來出演？便很成問題了。

其後導演傑克·浮埃德無意中發見了一個青年。他有魁梧的身材，剛強而熱情的個性，很有不少約翰吉爾勃的風味。傑克想；這個青年到是可以擔當那種角色的，於是不久便決定了。

這位青年是誰呢？就是以後在「西線無戰事」大為成功的劉亞里斯 (Lew Ayres) 了。

「吻」的製作中，劉亞里斯自然常有機會和嘉寶見面。於是  
一種虛榮心炫惑着他，他既經能夠和大明星任意攀談，更進一步的需求她親自署名的照片了。當他幾次誠懇的要求着她的時候，  
她常是無邪的笑答着：

「好的，我什麼時候給你一張吧。」

然而這種小事對於她並不必立刻實行，很快的便是幾星期過去了。

平素嘉寶對於劉亞里斯所穿的襯衫很是注意。有一天他穿了一件新式襯衫到攝影場來，這使嘉寶很高興，她告訴他說：

「你這種襯衫我很歡喜，我也想要一件。」

第二天當她從攝影場回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紙盒裝的禮物等着她，打開一看，原來是她所歡喜的兩件襯衫？不消說，當然是劉亞里斯買來的了。可是幾天以後，劉亞里斯却又向嘉寶討照片了。他說：

「我送了你的襯衫，你還不肯送照片給我嗎？」

嘉寶一聽了這話，便覺着一種說不出的難堪。她一句話也不說，她立刻離開了他。從此以後，她和他就不像從前那般親密了。也許是她對於劉亞理斯無造作的言詞起了誤解。事實上他始終沒有得着嘉寶的照片。

然而另一方面，「吻」仍是無障礙的進行攝製。不僅是導演和主演之間沒有何等意見，而且導演浮埃德夫人和嘉寶却終成了頂好的朋友。浮埃德夫人是法國女優，歐洲舞台上有名的人物。我們由於浮埃德夫人每天都到攝影場來，便可知她 and 嘉寶之間是何等親密。嘉寶常招待浮埃德夫婦到她家裏去，同樣她也受着浮埃德夫婦的招待。

在這時候，詹寧斯決心回到歐洲去。因為他相信自己不能在美國出演有聲電影。其實，攝片家方面對於外國演員常有一種懷疑的態度，很不能輕易和他們訂合同。在這種情形之下，瑞典生長的嘉寶女士，在別人看來自然也是很成問題的了。但是她自己對於這一點，却常是非常樂觀的。她盡可能的多讀英文，她對於言語學十分用功，她相信這終於是可以完成她的目的。

自詹寧斯歸德之後，她的朋友就祇有羅達夫婦，浮埃德夫婦諸人了。而最有趣便是他們或她們都是不同國籍的外國人。約翰·羅達是英國人，羅達夫人是奧國人，傑克浮埃德是比國人，他的夫人是法國人，而最後一個嘉寶却是瑞典人。當她們和他們



相集談話的時候，彼此都說着德語。

不久，「吻」的攝製全部完成了，批評者一致稱爲嘉寶最好的作品。對於這些批評，嘉寶自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意見。不過她從此又和美國明星成了對抗的形式，而且更加緊她對於英語之研究了。



## 九

雖然由於「吻」的成功博得社會的好評，可是這對於嘉寶並不是何等歡喜若狂的事；使她高興的，倒是又可以趁此時間離開好萊塢出門旅行了。

在這時間中，關於她的日常生活，似乎不必再三介紹，反正她總是清閒自在，獨自往來於複雜的人間。然而在她靜寂的生活中，人們對於這一位明星並不能暫時的忘懷。而且雖是她的生活

何等單調，可是總不能遏止社會上的謠言。自約翰·吉爾勃和另一女人結婚之後，人們對於她的猜測，總算是一時終止，可是現在又風傳着她在和瑞典的王太子戀愛了。

有一天午後，她接着一個電報，她十分興奮的找着她的汽車夫。她告訴他說：

「我有一個朋友從瑞典來了。他要我到船上吃飯去。也許他還要到家裏來住上兩三天的。我們馬上到碼頭上去接他罷。」

於是她急促的坐上汽車去。當她到了碼頭上的時候，只見一個青年紳士很端莊的自船上下來。於是人們都相信這一定是瑞典王太子無疑了。其實這是她的幼年時代的朋友威爾姆·梭列孫

Wilhelm Sorensen。

自碼頭直到嘉寶家裏，他有一個重的箱子總不肯要別人代提。等着打開來的時候，誰知却是他自己的半身胸像。嘉寶將這雕刻品接受過來，連忙擺在鋼琴上。她對這胸像熟視許久，一種欣悅的心情純潔的流露出來。

從此梭列孫也住到好萊塢來，二人過從甚密。然而最使嘉寶高興的到是當他告訴她家裏的一切情形的時候。所以甚至在攝影場中感着淒涼的時分，也常喊他到攝影場去看她拍戲。這樣，由於她的介紹，便認識了導演傑克·浮埃德。同時傑克浮埃德，也總想找一點攝影場的事情給這個年輕的瑞典人做做才好。然而結

果梭列孫雖然總是留在好萊塢，可是他終於在攝影場沒有適當的位置，祇是成爲嘉寶良好的伴侶，同時由於浮埃德的介紹，又認識了羅達夫婦。

不久，英國首相麥唐納的公子來好萊塢遊歷了。和每一個巡禮者一樣，很希望能夠拜會這一個瑞典的名優。因此負責招待他的克拉易烏·布爾克，便打一個電話給他的同國人約翰·羅達，請他在嘉寶面前介紹介紹。但是羅達很知道嘉寶的癖性，所以立刻推却了介紹的責任，因爲他知道這樣的事對備嘉寶的確是非常麻煩的。

於是麥唐納公子沒有辦法，只好預備在攝影場歡迎他的宴會

上去接近她。然而又是失望，誰知嘉寶却托辭疾病並不出席這次宴會。

隔她家裏不多遠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招牌上寫着「拉西安·易古爾」的大菜館。嘉寶每一個禮拜中，差不多總要在那裏出現二三次。她常是靜靜的在靠壁的桌子旁坐下，吃她最愛好的俄國大菜。而且那裏常常演奏着俄國音樂，更能增加她的好感。特別是吉普西的歌聲，更能教她迷醉。

這一井菜館，據說是沙皇時代最有名，十月革命以後逃亡國外的俄國的將軍所經營的，因此在這兒做店員的都是因着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而逃亡美國的白俄，例如托爾斯泰伯爵的外甥，

也便在這裏做僕歐。

但是像嘉寶一樣歡喜到這裏來的客人到底很少，有的時候僅僅是十幾個人。反之在這店對面的喧嘩着爵士音樂的飲食店却是車水馬龍。然而也有一樁事到底是值得這亡命將軍自豪的，便是如嘉寶這一流的大名星居然肯來照顧，所以他也很可以自滿了。

不消說，嘉寶對於新片子的鑒賞，從來就沒有不關心的道理。而且電影院中的暗淡的光芒，對於她更是相宜。據說凡是加萊·古柏所演出的影片，她都不曾放過。尤其是他的「一星期之休假」更爲她所讚譽。可是她從來不曾說過她願意和加萊·古柏(Gary Cooper)合演一次電影，反之，和羅德·拉·洛克(Rod La



Boeke) 倒有過合演的意思。這樣看來，她認為羅德·拉·洛克的演技當在加萊·古柏之上了。其次便是會觸怒於她的劉·亞里斯了。她對於這位男優總懷着熱誠的期望。其後劉亞里斯主演了「西線無戰事」。這對於她很有興趣。因為雷馬克的原版小說，她會細心的讀過，而且有着深切的印象。當然，劉亞里斯的表演並不能使她完全同意，但也不損害原書的風味。因此她便認定這一個孩子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明星，不獨是像從前只覺得他的襯衫可愛，而且對於他有着深切的同情了。

不久，這一年的九月十八日來了。這是她除了幾個最親近的人們以外誰也不知道的誕生日。這一天早上，梭列孫和他的好朋

友都到她家裏來吃早飯。晚上，她的親友們給她定做一大塊壽餅，插着二十四根青黃色的蠟燭，而且還插一面瑞典國旗。但是她 and 梭列孫却没有在家裏吃晚飯，兩人一同到伯爾加夫人家吃飯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她被人們發現她是和畢華利夫婦同居的。最初要來拜訪的是一個女子，她自郵局寄來一封信說，她有着莫利·斯特列的介紹信，她自稱斯特列的親戚。然而斯特列先生在一年以前死於瑞典，這該是她永遠也不會忘懷的慘痛的印象吧。所以這冒牌是他親戚的女人的來信，當然無疑義的被拋在字紙簍中去了。

數月之後，忽然在報紙上有着大號字的標題：「嘉寶爲什麼不演有聲片呢？」事後據調查，這一則新聞便是那一個不會會着她的女記者所執筆的。如此可知，一般的記者常生活在明星們的訪問中，特別是密司嘉寶當然更不會例外的而不受着新聞記者的糾纏了。

其後葛萊泰嘉寶終於出演有聲電影了，片名是「安娜·克莉斯基」(Anna Christie)。這一作品的主角是名叫安娜克莉斯基的瑞典女人。可是等着本片開映的時候，當她和梭列孫偷偷的走到劇場看着了自己的表演，她却聽着梭列孫在她耳邊輕輕的說：

「你的動作一點也不像瑞典人啊！你覺得嗎？」

果然她自己也很傷心，幾次想很快的離開劇場逃走。直到銀幕上映着最後的一個字幕 end，她想……

「真的，我的表演太壞了！瑪琍，黛德利是演得多麼好啊！」

第二天，她一早起來便跑到花店裏去買了一大束鮮菊花，教小夥計送到密司黛德利那兒去。當然這便是她表示敬意唯一的辦法。

十

在這時候，葛萊泰·嘉寶利用着這工作餘暇的時間決定到從來未去過的沙漠旅行去了。也許是她爲了心情的不快而樂意離開好萊塢一次。加之這時候正是沙漠中最美麗的季節，那種歐洲人不能嘗受的沙漠上的淒涼，有時候也是一般生活豐裕的人們所樂於領略的。何況我們的嘉寶特別愛在清靜的空氣中生長，於是她便和梭列孫偷偷的動身去了。

她們在沙漠中第一次的宿所，是散霞新德山脈的深谷中。這裏有着著名的溫泉。這裏從來就是印地安人的部落。但是在這原始的大自然的懷抱之中，經過以文明自誇的美國人的手工建設，於是山腹中也就建築起大的旅館或公寓來。因為有許多優閒的紳士淑女，以及電影明星們，在冬天常來這裏過着溫暖的生活，所以這些旅館，對於這些人們都是十分的歡迎。

正因為如此，這裏和好萊塢一樣有着流行的服裝，有着醉人的歡笑，這些，對於嘉寶都是使她厭倦而和她的心情難於諧調的，於是她決心和梭列孫逃到更遠二十英里的拉肯達去。果然，這裏一切都使她讚美，她以感傷的聲調向梭列孫說：

「你看罷！這便是沙漠了。一片銀沙是無盡頭的展開。那裏是聳立雲霄的雪峯，你看啊，那個雪。啊！多美呀，我從來也沒有領略過如此風光。」

嘉寶就在這裏的旅館中住着。她每天和小孩兒似的，一早起來便是騎馬，有時也去散步。甚至於夜色深沉，她還騎在馬背上鑒賞着沙漠中的月色。

這一次旅行，她不僅是在沙漠中引起了飄然出世之感，而且還到了墨西哥的海濱。

不久，她接着了公司方面的通告：「安娜·克黎斯基」要翻成德文版，要她趕着回去。然而這次的翻版，事後嘉寶並不滿

意，因為她覺得破壞了美國版的優點。其實，因種種關係，所謂德文版，結果也並未完成。

又經過長久的時間，嘉寶在「Romance」的作品中亦不能得着優良的成績。然而由於過去的盛譽，這些聲片到底還能得着一般觀衆的讚美。但是批評家們對於她前期的聲片作品，究竟不能歌頌，直到過去不久的「奈何天」和「大飯店」中，又從新聽着他們的讚揚，如同她在默片時代中一樣。然而每一個藝術家，誰也不能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獲得同等的成功，所以嘉寶雖然有着若干次的失敗，也並不能教我們否認她過去的技藝。何況她的近期作品又恢復了過去的聲譽。而且在「奈何天」等作品中更能看出對



於發音進步的迅速呢。

可不是嗎，她在「大飯店」裏的表演沒有個人不稱道的。

在「大飯店」裏，她飾演二個絕對不相同的角色，起先是飾一個頹廢的，孤單的，在她心靈裏浮現起成功的希望的女子，後來呢，却一變而成清醒的，熱情奔放的，陶醉在溫暖的愛河裏的少女。

原作者維姬巴姆(Vicki Baum)說：「在大飯店裏，嘉寶成就了一些沒被別人所料想到的功績。她把她自己配到這一齣戲裏的一個角色上去，並且，她扮了一個正和她自己相反的角色而終於把那齣戲偉大的表演了出來。」

「在大飯店裏，她披了件輕紗的裙衫，愛嬌地，天真地跳着，跑着，軟語着。在這一張影片裏，這一個角色委實永遠不能使我們相信葛萊泰嘉寶所能扮演的，然而，在這裏，她確實是分外的成功了。」

「她那呆滯的憂鬱的神色，為愛情所喚醒的哭笑不得的表情，欣喜的充滿着風騷的微笑，失望的惶急的內心的流露，呵，永遠地忘不了的，這位神祕的女郎嘉寶。」

前面說過，嘉寶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就在這時代，無論誰，只要和嘉寶一起工作過或是相處過，誰都會把她的形象舉止深深地印在心坎上的。

她，不像一般明星要在扮演前仔仔細細地化妝，在攝完了一個場面後，她也不像一般明星要急忙地喊化妝師來替她修飾。平常嘉寶也像銀幕上的嘉寶一樣的美麗。

她不像普通的女子那般趨炎附勢，她也不善於交際。

有一次，她的導演克萊倫斯勃朗氏告訴她駐美的傳典公使的夫人要來和她會晤，並且想看她在攝製電影時的她的表演。

但是，這立刻遭受到了嘉寶的拒絕。

「爲什麼我應該和她會見？」她說，「我不需要她，而我有什麼地方可以使她需要呢？」

這麼一來，人們便更加認定嘉寶的個性生來便是這樣羞怯

地，不平凡地，不願意和人們會晤的。

她是這樣的羞怯，當任何人在旁邊觀看着她拍戲，她會很驚慌地感到不安。

於是那位導演克萊倫斯勃朗氏開始攝製那張「愛娜克立斯娣」那張影片後來使她成爲有聲片的大明星，那導演也成爲這一年的十大導演之一，而那張影片也成爲米高梅公司最賣座的影片了。

「我相信我是已經獲得了怎樣去攝製嘉寶的影片的方法了」。

導演克萊倫斯勃朗說。

嘉寶，在飾演一個角色的時候，她把整個的身心全都獻現了出來，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瑣小的事情，她都像自己所發生的一

般認真地至誠地扮演着。



十一

關於葛萊泰嘉寶在一九三二年夏天回家去度假，這一節，自然是大家知道得最清楚的了。每一個好萊塢的影迷，都很擔心她是否還到美國，即使回來的話，那末是否還能保持住明星行列中的第一把交椅呢？至於她回國以後的生活狀況，自然也是影迷們所急欲知道的了。可是人們不能從她那裏得着真實的消息，正因為如此，所以筆者也就不想在這方面多費筆墨了。

然而據一比較可靠的消息：嘉寶回國之後，瑞典人對於她的信念比較她在美國時略有增進，可是她最使國人不滿的，便是當綠衫磯舉行奧林匹克世界運動大會時，她曾經對國人有著倨傲的態度。

當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時，世界各國均派選手參加。好萊塢的明星們，因着運動場近在咫尺，對於各國的運動選手，都很熱情的極力招待。同樣，瑞典的選手們自然也希望能得着嘉寶的款待，這對於他們不免是很榮譽的事情。可是嘉寶在好萊塢的明星中到底成爲例外，她對於本國的選手們本着生平的僻性，甚至於將他們置之不理。特別是當瑞典馬球隊的領袖老年公爵在遊聘之



時，途遇嘉寶。老公爵紆尊和她握手，她還恭敬執禮，可是當老公爵預備介紹她給這馬球隊的各隊員相見的時候，她却鞭着馬兒先跑了。這對於那些高貴的少爺公子們自然是一種極大的侮辱，於是他們對於這位出身寒微的女優，十分仇恨，而國內的報紙自然也跟着大為攻擊。至於她所主演的影片，在美國能夠哄動一時，而到瑞典却也不會被人稱道。譬如琴妮·麥克唐納的「璇宮豔史」，在瑞典可以連映十五天以上，而嘉寶的「工作女」却只能賣座五天。固然這也許是因着內容的不同，但嘉寶並不為國人特別重視，於此亦可見一斑。

其次還有一種傳說。也許這種傳說的來由是由於美國的影迷

們，對於她過於愛護，認爲假使她從此不再出演電影，不免是電影園地中重大的損失，所以在她未回美國之前，都有着重大的擔心。

這一傳說是這樣的。我們知道，葛萊泰嘉寶是瑞典皇家劇院的演員，而她對於舞台藝術，並不會忘懷她過去的光榮。同時，她在電影中總算攫取了世界最高的王位，關於這一方面，她已經滿足了她的野心。因此，她的虛榮心又回到舞台上來，和在銀幕中一樣，她預備以全副精力來征服這一舞台的世界。更有理由的便是她在銀幕上的藝術，對於觀衆只是間接的誘惑性的施展，現在她預備以血肉的身軀來從同樣是血肉之軀的觀衆身上獲得直接

的感情的共鳴。所以她以爲親身踏上舞台，在腳燈之下，她一定可以滿足於千萬觀眾因着她的情感而直接發生的喜怒哀樂的表現之中。

然而這始終是一種不可靠的謠傳。雖然這也是情理之中的聰明的推測，可是事實勝於雄辯，在一九三三年的四月，葛萊泰嘉寶終於又由瑞典回到好萊塢去了。

以下所要記載的便是關於重新回美以後的種種了。

「安尼祥遜號」越過了波濤洶湧的英國海峽，在那蒼蒼茫茫的大西洋上航行着，嘉寶很安逸地坐在船上讀着瑞典的書報和雜誌，有空，便和船上的小孩談笑着。從高旦堡到好萊塢的一路

上，她都是很快樂地談笑着。然而在到好萊塢的前夜，她就沉默地變成了個神經質的女人了。

我們這位神祕的女郎，也許是在恐懼着好萊塢吧？

在船上，葛萊泰帶了頂官長所戴的鴨舌帽，穿了件短衫，當天氣冷的時候，輪船在氣壓較低的空氣裏航行着，她就換上了粗棉布的長褲了。

荷姆麥的輪船總是要使船客滿意，於是，爲了奉承嘉寶起見，船長便打了個無線電報給當局，說是在輪船靠岸之前，除了政府的巡查員之外，不許別人上船。於是那歡迎委員會便遭受到了限制。歡迎的人員只有幾個官員。

當移民局的高兒黎上船後，看見了嘉寶便問她道：「你是否預備進美國藉？」

「唔，也許想這樣，也許不想這樣，現在我沒有決定哩。」是嘉寶的回答。

船靠近了碼頭，鐘聲在下游激盪着。安尼祥遜號的龐大的第塞爾發動機在緩緩地移動着，船索在空中拋着，嘉寶下船了。洛杉磯的瑞典公使奧爾遜也擠在那新聞記者，攝影家，和廣大的嘉寶迷的一羣中歡迎着她。那是黑黢黢的一大堆，每一個，全都睜起了尖銳的眼睛注意着嘉寶。

嘉寶是很殷勤誠摯的，在她和船長荷麥握了手之後，就走上

那上岸的跳板。除了新聞記者外，還有幾百個影迷們從清朝便來這裏等她。嘉寶手裏捧着一束船長送她的鮮花，穿了件合適的灰色的斜紋的衣衫，圍了黑點黃地的頸巾，戴了頂帽緣直遮蓋了那塗了色脂的眼睛的灰色的垂邊的帽子。

當她從跳板上走到碼頭的時候，一個新聞記者很勇敢地突破了寂寥的空氣走前問道：「嘉寶小姐，你可能費一點時間和我們談話？」

她說：「在這裏談話，那我感到很困難。」

「你不說些話嗎？隨便什麼。比方說，你回來了覺得很快活之類。」

「噢，這個麼，當然，我現在不是已經回來了麼，自然我很快活。」

「你預備在美國住多久？」

這位銀幕上的神祕的女郎很迅速地，不選擇字句地，她吐了一句大有哲學意味的話：「一個人不十分會曉得將來的，是不是？」對於這問題，她直覺地感受了神經質。

在這個時候，一個攝影記者看到那班新聞記者得不到什麼結果，便插嘴說，「對的，嘉寶小姐，就在近車的這邊，揮手笑一笑。」

嘉寶果真向一個身體靠在第二甲板的欄杆上的一個漂亮的青

年揮手微笑。哈哈，羅曼史呢？！

那個嘉寶向他揮手道別的青年是誰？是一個瑞典富翁的兒子，廿四歲，叫作得爾斯登。

嘉寶在這時候就進了一部黑色的大汽車裏駛去了。

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是嘉寶從跳板上開口對那歡迎的新聞記者說話時，那些新聞記者都像着了魔樣地喊道：「嘉寶是願意開口了。」那些新聞記者起先因為她拒絕與人談話而曾抱怨地想置之不理，并且咀咒她的聲譽正在減退。現在她却很願意地讓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拍攝她而和她談話了。在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



她帶一點自覺，帶一點驚慌。可是，在這裏她終於結束了那嘉寶的靜默，嘉寶的祕密，嘉寶的神祕。

直到她上岸之後，才有人相信她的回美確是事實了。



十一

嘉寶就這樣地回到了美國。

她在聖台俄碼頭上受到的熱烈地歡迎，這歡迎和八年前她初次抵美時的情形就成了個戲劇的對比。那時候，她是個無名的恐慌的移民，現在是有許許多多羣衆不斷地傾流着想看一看這不容易看見的明星了。

在這次瑞典回來後，嘉寶的「神祕」被消失了。她就成爲一

個迷人的，可親的普通人。

一個熱情的，微笑着的滿足的新嘉寶，她便和米高梅公司訂了祇演二部片子的合同。第一張那就是「克立斯娣娜女王」。

嘉寶回到了美國後，她就立刻到聖塔蒙尼卡去找她的好友莎佳維爾鐵爾夫人。嘉寶想和她同住在一所可以避免那偷窺的眼睛，可以安適地曬日光浴的房子裏，可以照她所喜歡的那樣去度着日子。

嘉寶在維爾鐵爾的屋子裏安住了幾天之後，那攝製「白宮風雲」的華爾脫華幹去訪她，他還帶着一點恐懼的心理，恐怕嘉寶又會發古怪皮氣。

他和她談得很投機地討論着新片攝製的計劃。最後，華幹提議說叫她在五月十五日到米高梅攝影場裏開始工作。嘉寶就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很冷酷地問華幹說：「誰要我這樣快的去工作，那就不能做我的朋友。」

可是，華幹很氣憤地回到公司裏時，她就打了個電話給華幹，跟他解釋道，方才的話只是開開玩笑，她是非常願意在十五日就開始工作的。這時候華幹才吐了口氣回答她說，爲了攝製這部片子，他允許嘉寶把她的老同事約翰吉爾勃召回來，同時向派拉蒙公司商請「戀歌」的導演羅賓·墨穆林(Rouben Mamoulian)來客串導演，於是嘉寶便深深地感激着他。

是西歷一六四四年，在遙遠的瑞典國家裏，一個少女在思慮地孤寂地坐着，一個深重的重負壓着她的背。對着那擺在她面前的工作思慮着，克立斯娣娜是將要做瑞典的女王。

是西歷的一九三三年，在好萊塢這裏一個少女坐着。嘉寶在對着那擺在她面前的工作思慮着，她立即要做瑞典的女王——在銀幕上。

踰越了時代的壁壘，這二個女王握着手，她們互相瞭解着，你差不多可以聽到克立斯娣娜說着「你已經有了我的心和我的思維。現在你接受我的皇冕，這是將很美麗地適合着你。」

嘉寶是能夠很容易地化變成爲克立斯娣娜 Queen Christina

的，這二個人都是那麼熱誠地，伶俐地，有精神地。

在嘉寶的心靈裏，那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就是她有着一個去飾演那著名的瑞典女王的雄心。

克立斯娣娜所有的「精神上的物質」，嘉寶也具有着。只要你讀讀那偉大的女王的生活，誰都會覺察到和嘉寶是非常酷似的。

在這張新片裏，嘉寶的服裝足足有一半是男人的服裝，而一大半都是男子穿的制服。

當米高梅的服裝打樣師埃萊安叫嘉寶來把他所想的樣子指給她看的時候，他說嘉寶很熱心地揀了許多男性的服裝式樣，而卑

視那些少女普通穿的衣服。

嘉寶和克立斯娣娜有許多地方都是很相像的，那嘉寶也瞭解着她。

然而，有兩個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克立斯娣娜是一個短短的，肥矮的，很不整潔的。她的襯衫從來不碰到她的裙子，而她的髮髻時常是歪斜的；她又很愛她四周的人民。

嘉寶是長長的，黏性的，時常穿漂亮衣服的，而又最不喜歡和人們接觸。

當克立斯娣娜讓位的時候；是有着一個極大的騷動，在整個的國家裏瀰滿了憂鬱，瑞典的人民懇求着：「把你的皇冕放在你



的頭上吧！」

現在，謠傳說「克立斯娣娜女王」這張影片將是我們銀幕上的女王的最後的現身。所以我們也要喊出了：

「把你的皇冕放在你的頭上吧！」

.....

關於她的傳記，只好就此結束，以後的事，且等待她神祕的發展罷。